論語經正錄

論語經正録

濮澤　王肇晉　學

男　用誥　述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黄勉齋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賙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借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

李二曲曰里有仁風則人皆知重禮義而尚廉恥縱有一二頑梗亦皆束於規矩不至肆無忌憚而資質之美者益薰陶漸染以成其德居於此者不惟可以養德保家亦且可以善後子孫而賢且智固足以有

成郎昏且愚亦不至被小人引入匪彝辱宗敗家

陸稼書曰擇不處仁焉得知葢所以動其是非之本心使之審取舍而收薰陶漸染之益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朱子語類壯祖錄 安仁者不知有仁如帶之忘腰屨之忘足利仁者見仁爲一物就之則利去之則害

又升卿錄 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待思而爲之而所爲自皆義理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

又不知何氏錄 問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曰仁者洞然祗是一心所以無內外精粗遠近之間幾有私

意便閒斷所以要克己復禮是克盡私意

陳安卿曰仁者知者之能處約樂祇於安利處便見葢仁者安其仁而無適不安久處約亦安長處樂亦安如舜飯糗茹艸若將終身及被袗鼓琴若固有之殊不以約樂爲事視外事若無有也知者貪仁如嗜利而不易所守在富貴不能淫在貧賤不移故久處約長處樂皆塙然不爲外物所奪

高景逸曰不可處者聖人見之彼不知也其不知處即不仁處也安仁利仁在處約處樂上見不可處在不安不利處見約者收斂之義樂者發舒之義仁者處約愈收斂愈發舒處樂愈發舒愈收斂約而樂不見不足在已樂而約推其有餘及人便是本心之則

便是仁

王船山曰人非約即樂而皆不可以久長處則甚一不足以喪其志行矣雖然於約樂而制之乎制之吾心而甚如天下之嘗我也制之一時而甚如多端之動我也此君子所以不於約樂制心而必以心德制約樂也心德之成則並不存一制約樂之念而自甚不可以長處君子亦求其能爲仁者知者而已矣

王方麓曰利仁之利與利而行之皆與安爲對安則自然利則篤好惟知者知之明斷之決而守之固所謂利仁也二三焉出入焉則非利仁矣記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辠者彊仁此猶利而行之之下又有勉彊而行之或問所以云呂氏所謂向慕勉彊者未

及乎利仁也葢勉強是硬去做利仁則自見此理之津津有味不能自已耳

李禮山來章曰聖人之心渾然天理些一毫人欲所以窮通得喪不足動其中譬如人元氣充實雖風雨寒暑處之泰然不爲病疫所侵處約處樂必以仁非聖人不能說到此

李二曲曰處約最易動心不必爲非犯義而後爲濫祇心一有不堪其憂之意便是心離正位離正位便是泛濫些閑將來謟諛卑屈苟且放辟之事未必不根於此故處困而學安仁未可躐幾須先學知者利仁時時見得內重外輕不使貧窶動其心它日必不至敗身辱行自蹈於乞墦穿窬也

焦廣期曰境有萬變而心則一不能處約必不能處樂處樂而淫則處約而濫可知總是心上自生病痛不干境事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朱子語類南升錄問好善惡惡天下之同情稍有私心則好惡之情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係故見善惡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

又時舉錄程子以公正二字解今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

有人無私心而好惡又未必皆當於理惟仁者旣無
私心而好惡又皆當於理也
又賀孫錄問仁者動靜皆合正理心有定則凡可好可
惡者皆湊在此此則上所以能好人能惡人曰然程子
所以說得其公正是也惟公然後能正公是廣大無
私意正是無所偏主處
朱子論語或問問游氏所謂智而未仁則不足以與
此曰知及之矣而不足以與此者非謂懵然不知所
好惡也私意人欲一有介乎其中則雖好惡之不差
而其輕重淺深之閒必不能無豪髮之偏者此所以
必仁者而後能也
王魯齋柏曰朱子此章論好惡由心而逆之事故先

遏私而後當理後篇論忠清四事以原其心故先當理而後遏私程子論陽貨則曰仁者天下之公論禮樂則曰仁者天下之正理此章則曰得其公正遏私心也體也當理正也用也開說方可合說

陸稼書曰心有已發未發之分其發也又有存心處事之分注中所謂當理而遏私心乃是合存心處事言之

吳竹如曰朱子曰遏私而後好惡當於理然遏人欲中之私易遏天理中之私難凡文章氣節經濟一有偏重卽有所蔽而好惡之畸重畸輕有時流於不自覺此天理中之私皆足爲吾靈明心體之累所以平天下之好惡必自愼獨始也

彭魯岡曰夫子以好惡許仁者何也仁者好生而惡冰霜無非生意論公論明第二義也

尹元孚曰好惡絕大關係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著力俱在於此夫子慨想仁者成能其旨深矣

汪雙池曰仁字全體其大無外處境用情各舉一事而見全體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朱子語類僩錄仁是最切身之道理志於仁是親切做功夫者所以無惡志於道則說得闊凡人有志於學皆志於道也若志得泛泛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惡食之事

又明與錄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

或云過非心所欲爲惡則心所欲曰惡是誠中形外過是偶然過差

黃勉齋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悪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

輔漢卿曰過與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悪惡則志爲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不到惡矣

李禮山曰苟志於仁先立其大學者入門不可不有此識見規模然隨時隨地又皆有細密功夫非祇志與立便了也

劉念臺曰苟志於仁矣悪惡也然後有改過功夫可

言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朱子語類學蒙錄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曰須知如何此是安義彼是安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已之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不子細便錯貧賤人所同惡已既無愧義理更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張子韶說審富貴而安貧賤極好

又炎錄或曰學者須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功處曰此處看得分曉須要做下面功夫若做得下面功夫看上面事愈分曉

又賜錄富貴貧賤不處不去此且說麤者方是君子皮殼然先能做此事始能不去其仁既守得定然後存養之功漸漸加密今學者略有利害便一齊放倒須是就此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縱說得道理亦無安頓處

又格錄且如不處不去資質好者亦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終食無違聖人之意不獨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功夫須到終食不違顛沛造次都用功方可

孫夏峰曰人初生時只有此身原來貧賤非有所失

也至富貴則有所得矣無失無不得有得有所失故均一非道富貴不可處以其外來貧賤不可去以其所從來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全是於此看得分明故不為欲惡所累

汪雙池曰形氣之私人之所不能無而人欲之流多由於豐約之計故為仁者必於境遇貞之使外物不得以擾吾之心而後可以存養此心以日造乎天理流行之域必以不以道言者以道之富貴君子亦未嘗不處以道之貧賤常人亦或能安故必於不以道者觀之而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人所欲人所惡君子亦在內君子非不欲惡而必審之安之此便見過欲存理功夫

王巳山曰此章言君子爲仁必從富貴貧賤說起莫謂取舍之分其事僅纔如閔子辭費宰子路甘緼袍世閒如此卓卓者有幾不處不去兩不字壁立千仞合下須見得破斷得定始可從此做存養功夫若稍稍游移腳底不穩何言存養

潘彥輔曰前二節所謂名節者道德之藩籬也末節所謂道德者名節之堂奧也今人藩籬不立堂奧自奚從窺轉以能成君子之名者爲矯激而務名不知此名卽名節名教之名不成此名則名節頹名教斁士行埽地矣如聖門季路原憲之流亦是於富貴貧賤一刀兩段故孔子與論存養精微使世味尚濃邊言心德乎富貴貧賤乃入道之第一關此關不通於

道永無望矣願天下之學者共懍之

高景逸曰仁是人人具足者因世情俗見封蔽不得出頭令於富貴貧賤看得透心中湛然方見仁之眞體有此眞本體方有眞功夫所以君子終食亦在此造次顚沛亦在此實落做得主宰搭撼不得方是了

生死學問

王船山曰君子去仁兩句祇結上文無生下意祇不處不去是存仁去仁一大界限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境界自別赫然天理相爲合一視聽言動出門使民不但防人欲之見侵雖人欲不侵而亦唯恐天理之不現蔣矣蓋當天理未存之先其誘人以去仁者莫大於富貴貧賤之兩端而於私欲旣遏之後

其悲所誘而亦違仁者不在富貴貧賤而在終食之
積與造次顛沛之頃所以集注說不但富貴貧賤之
間而已唯存養之旣密則其於不處不去卻是泰山
壓卵之勢立下粉碎而所以精夫不處不去之義以
入神順夫不處不去之心以樂天者要亦完其不處
不去之道事境分明入目不亂亦可謂之審心境泰
定順物悲逆亦可謂之安此始學之與極致可同予
以不處不去之名而其所不同者則言去言違淺淡
自別也去者對存而言有意存之爲不去有意去之
爲去違者對依而言未與相依之謂違依而悲間之
謂悲違悲違則不但存而更不可以不去言矣
又日集注將終食造次顛沛作一氣三平說玩本文

兩云必於是語氣既緊而必字亦有力足知集注之精與西山似將末兩句伦效說又將終食說得易造次顛沛說得難不知此之難易原以人資稟之所近而分非有晝然一定之差等也　君子不但恃其資之所近而動靜交養常變一心既以志帥氣而持之於恆亦以氣配義而貞之於險祇此方是依仁之全功不可謂終食無違爲可勉而至造次顛沛必存養之熟而後不失也

陸稼書曰終食無違仁非教人在杳冥昏默處求祇在動靜語默間舉一念必在天理行一事必在天理便是不違仁平常之時如此造次顛沛之時亦如此時有常變心無常變此非別有一法可以駕馭得祇

是平常時做得熟卒然處變此心自然不動無所疑惑無所恐懼所以能必於是

楊賓實曰不處富貴不去貧賤提撕警覺不使本心汩於物欲辨義明而守義堅也終食不違仁造次顛沛必於是主敬純而存養密察義益精踐義益熟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朱子語類夔孫錄　好仁惡不仁是利仁事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者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者好仁者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羞惡之心較多

又端蒙錄　好仁者無以尚之言好之深而莫有能變易

之者惡不仁者不使加乎其身言惡之篤而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己此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皆是己事非専言好人之仁惡人之不仁也

又僩錄學者未能好仁且從惡不仁做去庶幾堅實好仁而未至卻不及惡不仁之切蓋惡不仁者眞是壁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

又寓錄問好仁惡不仁雖不可得果能一旦奮然用力不患力之不足曰須是立志爲先氣便隨之敬義夾持上達天德又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萎萎衰衰如此柔弱亦是志不立志立自奮發敢爲此氣便生

又賀孫錄問好仁惡不仁是眞知得分明此身常在天

理上下說有能一日用其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理人欲處著功夫曰是如此

汪雙池曰仁爲人所同得力亦人所固有故用之必惡不足此信之以理若夫不爲仁則非力之辠也用力於仁者亦用力於誠其意而已用力於誠意者亦慊其好仁惡不仁之念而毋自欺焉而已言一日用其力於仁者謂用力自一日始如孟子所謂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既肎用力自有沛乎莫禦之機非謂祇一日用力便足也然一日用力自慊則一日有善惡惡日日用力自慊則日日有善惡惡實是纔用便足惡所謂力不足者也

李厚菴曰惡以尙之者好之至也不使不仁者加乎

其身惡之㴱也此如大學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是用力處似不必以成德言蓋求必得而後爲好之至務投厺而後爲惡之㴱志氣相生豈有力不足之患

用詁謹案如此說則兩節一意相承教人用力於好仁惡不仁不分成德學者與集注異

王船山曰一日用力於仁較靑所云好仁惡不仁者祇揀下能好惡者一段入手功夫說不可在資稟上分利勉朱子云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此語雖重說氣又云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志立自是奮發敢爲則抑以氣聽於志而志固爲主也用力於仁旣志用氣則人各有力何故不能用之於仁可見祇是不

志於仁不志於仁便有力亦不用便用力亦不在仁
夫子從此看破不好仁不惡不仁者之明效所以道
我未見力不足者非力不足則其過豈非好惡之不
誠哉好惡還是始事用力纔是實著雖好仁惡不仁
而後能用力非好仁惡不仁雖欲用力而恆見力之
不足是非好仁惡不仁之爲安行而高過於用力者
之勉行可知矣蓋一節是大綱說兼生熟久暫在內
後言一日則卽功未久而習未熟者爲言實則因好
惡而後用力終身一日自然勉彊其致一也至云我
未見力不足者則但以徵好惡誠而力必遂初不云
我未見一日用力於仁者其云蓋有之而我未見雖
寬一步說要爲聖人修辭立誠不詭於理一分殊之

節目不似釋氏所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之誣謂人之性情已正而氣力不堪枉大造甚心賦予中耳須有此而終日我未之見則以氣力之得於天者略同而性情之爲物欲所蔽者頓異性情言好惡其志不蔽而氣受蔽者於理可或有而於事則甚也

用諸謹案船山以用力爲好惡之實事實功不分成德學者與安溪說同以亥節未見爲徵好惡誠而力必逮末節反復歎息乃終言甚用力而力不足之事非歎未見用力而力不足之人似勝集注說

陸稼書曰魏庸齋疑好仁惡不仁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見過內自訟好德如好色顏曾漆雕開仲弓子路

南容儘足以當之何云未見張賓山荅之有二意一則云夫子所歎未見或偶以勉人或有所感而發非竟以爲空谷足音一則云夫子生平甚一日非望道未見之心則是數者尚不能以信諸己安能以信諸人此又就其極而言當合看

劉念臺曰夫子既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一似複語然所好者必合之所惡而後滿蓋人心本有仁甚不仁而氣拘物蔽之後不仁常伏於仁者之中至於仁不仁相爲倚伏而不仁者轉足以勝仁此時尤頼本心之明發而爲好惡之正者終自不爽其衡而吾固不難力致其洩以全其有仁甚不仁之體則聖學之全功於是乎在矣若於此而又復自欺焉好不能如好

好色惡不能如惡惡臭亦終歸於不仁而已然人雖
可以自欺而終不可以欺好惡故曰我未見力不足
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用諸謹案張子說以好仁惡不仁為一人朱
子善之以不合於兩者字不用其說劉氏發
明言好仁又言惡不仁之故兩者字仍一人
說義亦精審次節用力於仁承上之眞好眞
惡言不分成德學者與安溪船山同蓋用謝
上蔡說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朱子語類炎錄非專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亦可以知仁
又時舉錄所謂君子過於厚與愛者雖是過然亦從仁

中來血脈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與忍則與仁之血脈已斷絕其謂之仁可乎

又人傑錄聖人之言寬舒無所偏失如云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仁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

朱子文集答吳晦叔謂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而疑伊川之說爲未盡伊川止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亦不止於此四者而已也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氣象亦自可識故聖人但言斯知仁矣此乃先儒舊說爲說甚短而意味甚長但熟玩之自然可見

蔡九峰沈曰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矣

許白雲曰此章雖爲觀人然主於教人行仁也上言過各有黨是善惡對言下專舉仁說義或可見

王船山曰以事言之君子有公過而無私過小人之過則私而已矣以情言之君子過於厚而不過於薄小人之過則薄而已矣誠於此而觀之一悔一吝之閒邪正善惡之迹不可掩於以辨其心之所存理欲邪正無不可知者矣

陸稼書曰過有偶不及檢者有勢不得已者此章之過是偶不及檢者雙峰饒氏以周公孔子之過言之

此非正意明季講家多主之誤矣

吳竹如曰或問載劉氏之說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魯昭公實不知禮而孔子以爲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乃所以爲仁也案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以此語推之則周孔之過正仁至義盡處其實不得謂之過矣似不得引以爲觀過知仁之證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朱子語類寓錄所謂聞道不止知一理須知得多有透徹處至此雖死亦不妨明道所謂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爲可乎須是實知有所得方可

又壯祖錄問集注云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嘗患道之大

者莫過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而其有親義序別學者苟至一日之知則猷不聞焉而即使之死亦覺未甚濟事所謂道者果何爲眞切至當處又何以使人聞而遂死亦無憾曰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但說未甚濟事者恐知之或未眞耳若知得眞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可以充其所知爲聖爲賢萬一卽死則亦不至昏昧一生如禽獸然是以爲人必以聞道爲貴也曰聖人非欲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之不可不聞耳將此二句反之曰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爲曰然若人而不聞道則生亦枉生死亦枉死

又時舉所謂夕死可者特舉其大者而言耳蓋苟得

聞道則事無大小皆可處得富貴貧賤無所往而不可故雖死亦有死之道也

用語謹案語類注云此說與集注少異蓋集注生順死安無復遺恨以死生之理言此則以能處此死而言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爲幻爲妄而絶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

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爲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爲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爲實見理義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爲人者爲說其旨亦深切矣

許白雲曰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在其中非專爲死也故集注以生順二字補明其義

用詰謹案此與語類時舉錄條意同

李谷平曰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會得此意則必終日乾乾學惟爲己而已何處著絲豪爲人之意哉

李恕谷曰聞非偶然頓悟乃躬行心得之謂顏子之

歎曾子之唯庶克當之方不徒生亦不虛死故曰可矣道猶路也有原有委性與天道道之本也三綱五常道之目也禮樂文章道之事也經有統言者有專言者當各以文會之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朱子語類義剛錄問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既志道何尚如此曰其所謂志亦是志得不力祇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變遷此最不濟事

朱子論語或問問恥惡衣惡食者其爲未免於求飽求安之累者乎曰此固然也然求飽與安者猶有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恧焉若謝氏所謂食菁方丈則

對客泰然疏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趣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之下矣

眞西山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爲戒也學者必於此分別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

呂涇野 柟 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以雍徹犯分不顧皆是恥惡衣惡食一念上起此處最要見得則能守得

鹿伯順曰不處富貴不去貧賤以爲君子存仁實際蓋道心與俗念不容並立心不能存道祇是俗根爲祟此根未除所偁志道祇依傍名目自實下功夫處

全未得何足與議

劉直齋淵源錄曰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此義利之關君子小人之别也能透此關而後可與共學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朱子語類時舉錄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如此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

又南升錄問上蔡所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閒有義存焉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凡事皆有一合宜之道理須見得分明豪髮不差然後得宜曰義卽宜也須處之合宜故曰處物爲義

朱子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

之言然譏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爲可否而反爲有適有莫旣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

輔漢卿曰聖人之學以道爲主而隨事汎應有義存焉處物爲義心無適莫祇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故也　大抵無適無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則步步著實自然無倚也

黃勉齋曰於天下言天下之事無不然如出處去就以至立政用人皆在其中惟義之從而已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如此則漸進於絕四之地矣

林次崖希元曰義物之權衡適莫人之意見

孫夏峰曰今人皆將比義作用權看不知此是君子有主之學非以之於二字爲聽憑天下也內以律身外以律人不論經權常變務得其心之所是比者君子孤立於天下宅無所恃恃此義耳

用誥謹案朱子解此章義字以處物合宜言此則以心之有主言葢惟其心之有主而後能處物合宜體用之謂也義以爲質有主意重此章合宜義重

汪雙池曰必無適莫而後能比義既無適莫又須比義葢無適莫者靜存之密而中不偏也比義者動察之明而發中節也比義者喻義之精而無適莫者存

仁之歛也惟君子內外交修而知行並懋所以惡適莫而又能比義然體立用行非有兩事知至行歛非有兩端君子惟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而已是其既惡適莫便自比義也故曰君子之於天下也惡適也惡莫也義之與比

方植之東樹曰仁包四德爲元善之長故孔子多言仁然又必曰君子義以爲上義以爲質惡適惡莫義之與比蓋義者宜也宜時中也時中非權莫執故中權而後時措之宜也苟行不得宜則仁亦爲病如云姑息之仁兼愛之仁又如仁主愛愛成貪皆失義爲之害也仁包四德失義則仁之量虧而未盡故孟子多言義傳亦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聖人精義之學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行乎仁而過中卽失乎仁中之義矣夫學聖人之道從正不如中中矣而惡權則猶失之於時故與以行權與入於理而精以擇之也堯舜曰精孔顔曰擇洙泗之統所以紹夫二帝也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朱子語類南升錄懷刑是惡不善不使不善之事加乎一身

又壯祖錄問所資乎君子者正以其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爲心哉曰惡慕於外而自爲善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爲

其知有所畏也集注言君子小人趨向不同公私之閒而已小人之事莫非利己之事私也君子所懷在德則不失其善至於刑則初不以先王治人之具而有所憎疾也亦可僭而自修省自祇是一公心

孫夏峰曰懷刑之君子非過慎也存天理畏王法是一路學問

陸稼書曰懷德非空想此德便思如何講求此德如何涵養此德此德易襍於氣質如何可以變化氣質此德易蔽於物欲如何可以克治物欲懷刑非空怕此刑便思刑多由言之不慎當如何慎言刑多由行之不謹當如何謹行刑非可以苟免當如何守正刑不可不見幾當如何觀變懷土不必十分係戀祇是

道義之念不能勝其身家之念名節之患不能勝其
爵位之患當言者弗敢言惟恐奪其所樂當行者弗
敢行惟恐失其所有懷惠不必十分狼籍祇是正誼
中不能不參一分謀利之念明道中不能不參一分
計功之心君臣父子不免懷利以相交視聽言動不
免為利所驅遣此四懷字與喻義利喻字有別或謂
喻是知過事懷是意過事愚謂懷有在喻前者有在
喻後者喻前之懷象山所謂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
於所志也喻後之懷程子所謂惟其深喻是以篤好
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朱子語類錄南升放於利而行多怨凡事祇認己有便

宜處做便不恆宅人所以多怨

又問祖錄放於義而行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雖有怨者如何恆得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取怨之多必矣

汪雙池曰貪利之人義理所不知畏矣故以多怨惕之

何義門曰不能大公無我則放利所不免也此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四句對面不可倒看

黃薇香曰多怨謂人惡其專利也傳曰不爲怨府又曰聚怨不可以定身人各歸怨利轉爲害自謂己之得利者終不利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朱子語類賀孫錄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心之誠然曰是玉帛交錯固禮之文摯跽曲拳升降俛仰亦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辭讓方是禮之實既有是實自然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

又南升錄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為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己盡得恭敬辭遜之心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遜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為國乎曰且不柰禮之節文何何以為國

王船山曰雙峰以下諸儒將禮讓對爭奪說朱子原不如此本文云如禮何言其有事於禮而終不得當也乃云上下之分不得截然不奪不饜若到此豈但不能如禮何而禮亦直無如此人此世界何矣此章乃聖人本天治人因心作極大德王道之本領故集注曰讓者禮之實也朱子又云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又云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樸實頭用所謂樸實頭者正與巧笑章注中忠信字一脈相通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祇是反求之心德必忠而已無不盡信而已無不實則在人恆見其有餘而在己恆見其不足故於物無敢慢於事無敢侈於儀文無敢過情自然見得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理固然之則以自治而治人者以己之志氣精神收斂遜順做去虧欠一分不得如此方能與禮相應而經之緯之以治國者有餘裕矣此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也豈但上下截然不奪不攘之謂哉

又曰恭合一國爲一心則運之不勞而欲合一國之心則唯退以自處而可容餘地以讓人此先王制禮之精意感人心於和平而奠萬國於久安長治之本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黃勉齋曰所以立乎位之道有可知之實求諸己也患無位患莫己知求諸人也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己者有不足祇足以自

媿而已

焦廣期曰患無位謂不得其位則無以行道而濟民故教之以患所以立正爲所以立者之難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患莫知亦是謂道德學問必以人知爲驗故欲人知己之有此具也教之以求爲可知正懼聲聞過情惟務實之爲急若夫志在富貴但求邦家必聞者蓋將無所不至豈復可與言患所以立求爲可知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子語類 拱壽錄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

又 賀孫錄 問大學或問云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

有仁義禮智信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以至身之所具身之所接皆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元有一貫意思曰然施之君臣則君臣義施之父子則父子親施之兄弟則兄弟和施之夫婦則夫婦別都祇由此心今最要先理會此心

又問一貫祇是一理其體在心事父即爲孝事君即爲敬交朋友即爲信曰大槩亦是治國平天下有許多條目何故祇說吾道一以貫之問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道見於日用之間精麤大小千條萬目未始能同然其通貫則一如一氣之周乎天地之間萬物散殊雖或不同而未始離乎氣之一曰所以告曾

子時甦它祇緣其知得千條萬目它人於千條萬目尙自不知如何識得一貫問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曰不然是曾子件件曾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

又寓錄問忠恕一貫曰且看一貫之意思如堯之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時雝夫子立之斯立動之斯和此須從裏面發出方能如此曾子功夫已到如事親從兄如忠信講習千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便醒元來祇從一心中流出

又安卿錄曾子未聞一貫之旨見聖人千頭萬緒都好不知皆是此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皆從此一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此根上生氣流注

去貫也

又德明錄 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豪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又賀孫錄 忠是眞實己心下道理直是眞實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將此眞實者應副去若有一豪虛僞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便都不實不合道理若自己眞實事物之來小大厚薄輕重一一隨其分應副無一事一物不合此道理

又人傑錄 恕字正在兩牖界頭看程子說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便分明恕是推己及物使各得其所處

又可學錄 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卽是本根

又閎祖錄 忠因恕見恕由忠出

又端蒙錄 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

又講錄 忠恕一貫忠在一上恕則貫乎萬物之間老者安之是此一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亦是此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

又當錄 忠是大本恕是達道忠者一理也恕便是條貫萬殊皆自此出雖萬殊卻祇一理所謂貫也

又安卿錄 盡己為忠推己為恕忠恕本學者事曾子特借以形容夫子一貫道理今且麤解之忠便是一恕便是貫有忠便做出許多恕聖人極誠無妄便是忠

問聖人之忠卽是誠否聖人之恕卽是仁否曰是問在學者言之則忠近誠恕近仁曰中庸所說正是學者忠恕道不遠人者是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祇取諸己而已問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爲充擴得去之氣象此是借天地之恕以形容聖人之恕否曰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元之氣流行不息處便是忠

又側錄程子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天地無心之忠恕夫子之道一貫聖人無爲之忠恕盡己推己學者著力之忠恕固是一道理而有此三者若知曾子意思忠恕二字發明一貫之旨昭然又云論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是

也曾子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秖一忠恕須看敎有許多等級分明

又明仲錄 云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聖人秖是忠恕更無餘法學者則須推之聖人則至誠無息萬物各得其所而已人秖一心精粗本末一以貫之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學者則須施諸己而不願而後勿施於人便用推將去

又銖錄 問理一分殊曰聖人未嘗言理一多秖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物理會得其當然然後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一理而從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聖人敎人學者終身從事秖要得事事物物

各知其所當然而得其所以然祇此便是理一矣若曾子不會理會得萬殊之理則所謂一貫者亦無可貫蓋曾子知萬事各有一理而未知萬理本乎一理故聖人指以語之曾子是以言下有得發出忠恕二字極爲分明且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許多事爲何要理會如曾子問問禮之曲折如此便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孔子於鄉黨從容乎此者也學者戒謹恐懼而謹獨所以存省乎此者也格物者窮究乎此者也致知者眞知乎此者也能如此著實用功而理一之理自森然於中一一皆實不虛頭說矣

又道夫錄問程子言如心爲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

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物內有一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人內有一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做到物上賢者之忠恕也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便是已廢虐之須是聖人方且無一處不到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一貫之旨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子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閒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

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肯綮之開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小大內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爲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倂贊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教有如時雨化之者正謂此爾曰曾子於門人之問而以忠恕告之何也曰夫子之告曾子也門人蓋不聞之矣然獨曾子爲能默契其旨而它人不與是以因夫子之出而問焉曰然彼未及究夫衆目之殊則所謂一者亦將安所措哉使曾子而非有以實

得乎此則必重以己意推繹聖言而反益其惑矣今
乃不然而直以忠恕告之則雖未嘗訓言一貫之旨
而所以發明其實者蓋無餘蘊其曰而已矣者邪氏
以爲萬理一貫要無它說之辭亦得其文意者也蓋
盡己爲忠道之體也推己爲恕道之用也忠爲恕體
是以分殊而理未嘗不一恕爲忠用是以理一而分
未嘗不殊此聖人之道所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而
無不備無不通也以是爲言正欲使門人不求之空
言恍惚之中而攷諸聖人用心行事之實有以默識
而加勉彊之功焉爾
許白雲曰一理貫萬事是說事物雖衆祇是一理此
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體認得聖

人之心全是理行出處全是道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祇說萬理一原祇是論造化云爾此章意不相似

薛敬軒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泛應曲當用各不同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於一性一性又散爲萬事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統一性之體用自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高景逸曰一貫乃夫子自言其道如此自古聖人不及夫子者祇是貫不去如孟子言淸任和者是矣二氏所以畔於吾道者祇是貫不去如程子言名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者是矣要知聖人一貫祇中庸自喜怒哀樂未發貫達德達道九經三重篤恭而

天下平者是矣曾子指出忠恕即中庸之理非有二也

張楊園曰聖人之一理渾然未發之中也忠也泛應曲當已發之和也恕也

李厚菴曰此章義理至程朱始發明盡致朱子語類有曰天地生萬物而其所生之物皆物物有一天地之心聖人應萬事而其所處之事亦事事有一聖人之心此言尤精微切當蓋一心之發散爲萬用之施而萬事之爲皆其本心之德此中心如心之義一以貫之之實也

焦廣期曰中庸至誠至聖等章是一以貫之注腳

家藜忠先生曰一貫之義固是聖心渾然之一理須

知此理非它即人之性是也性具於心一而已矣而由此一理分之則為仁義禮智凡天下之理若父子之慈孝君臣之令共貌之恭言之從推之而百行廣之為萬善靡不屬之四德而四德統祇一性聖人所以貫萬有者不過性體昭融義精仁熟之妙觸類旁通靡非是理非一性而何

胡敬齋曰曾子功夫全備一之功亦到貫之功亦到但未悟耳一是大本曾子平日戰戰兢兢盡其忠誠是立大本處貫是達道隨事窮理禮記曾子問篇精微曲盡是體用上理會但未知體用一源故孔子一喚即悟

楊賓實曰曾子之精察力行從事於精義集義也夫

子示以主一之旨揭誠敬之源則所見益微所行益
篤而得其宗矣忠屬誠敬恕所以行乎載也
又曰曾子隨事精察力行全以實心逐一體驗如原
泉屈曲流注晝夜不舍但未能一往無滯耳子直以
道之全體大用示之聞言之下心豁神融知一本之
無不通萬殊之協於一自此研幾應變如所謂自得
而資之深取之左右而逢其原矣非特此未嘗務本
至此始知從事於本也流水有本故盈科後行學者
務本故成章能達曾子以忠信篤實得傳至教非明
徹歟
汪雙池曰曾子以誠實之資爲爲己之學故其於聖
人之應事接物也必隨事精察其所以當然之理以

反身而力行之其從事於忠恕以學聖人也已非一日然隨事以求盡此心之理而未能會乎心理之全則大用未周而或不能無離也及夫子呼而告之乃恍然知隨事所盡之心卽吾此本然萬理具備之心不待外求而無不可通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曰吾道云者言吾之所以應事接物也吾道一以貫之言非事事物物而求合之而一理既得則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應事接物而自無不通也必待曾子之眞積力久而後告之以一貫者必其求盡乎此心之理者已久而後能會乎此心理之全知萬理之備具於一心而後知泛應之用所從出苟平日未能盡心則亦烏能知此心之具衆理以應萬事而不窮也曾子

未知夫體之一及夫子呼而告之又何以遂能默契
其旨也曰天下之理一本萬殊心者萬殊之本也人
之應事接物亦誰不由心事物之所當然亦誰不知
其莫不有理然日行習於事物而不求合乎事物當
然之理因心以應事接物而不慊乎本然之心則亦
何能有得哉若夫知有以盡其心而推之於事物則
此事務盡其心而推之而合彼事務盡其心而推之
而亦合力行旣久已自見此理相同處多所以未知
其體之一者但以其自流溯源流派旣多於源上依
稀認住而未能親切無疑耳及聞夫子之言而乃可
以無疑也此所以默契其旨而應之速而無疑者也
尹元孚曰夫子所謂一非說一心是說此心到至一

處譬之於金當其在鑛時祇可謂之鑛不可謂之金故未一之心祇可謂之心惟精之心方可謂之一一便上下四旁一齊穿透何所不貫曾子所以拈出忠恕者蓋其平日三省如爲人謀不忠不忠便不一省其不忠卽省其不一與朋友交不信不信便不一省其不信卽省其不一不習亦然精察力行其心已到至一處故夫子一點當下便貫忠恕祇是此忠恕但悟苛喚做忠恕是下學人事悟後便是一貫是上達天德若非平日實做忠恕如何當下唯得一貫悟處全在而已矣三字平日認夫子有甚高妙到此方知

別涯餘恷

何鼓門日曾子平甚少夫子亦示之知本使不求之

汗漫自一唯之後正有事在非傳道已畢也其應之速而逕疑則以平日篤學事事反身切己故渙然得其本自後人看做通身汗下一悟百了則異端之高者猶不肎云爾也

方植之曰一貫之義兼知行而言非眞用功造極人不能眞知卽强說之祇是知解不是心得此事與禪學次第相似盖道術不同而功候逕異卽一切百工技藝文學之事莫不皆有此候如斲輪承蜩可見但聖賢所授受又廢大精微非尋常所能喻自若以知解求之莫如杜元凱冰釋理順四字及脊入水漚之喻而張薦明之論鼓音亦可相發要其事則必俟實力躬踐久而功到始知之盖自以閱歷參差異同不

齊之故千山萬水今始會通覿面相呈祇可自喻難遽以語人葢此自是得之候非學之候兼知行而言之也故曾子亦難以語門人而特告之以要約使自求而得之

眞西山曰天地與聖人祇是一誠天地祇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祇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誠是自然之忠恕忠恕是著力之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未知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卽是誠

薛敬軒曰忠如水之源恕如水之流一忠做出千百箇恕一源流出千百道水卽忠恕而一貫之旨明矣

自然體立用行者聖人之忠恕也盡己推己者學者之忠恕也曾子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謂學者盡己爲忠推己爲恕也姑借忠以明一之體借恕以明貫之用故知盡己推己其施無窮則知一貫之理無不盡矣

彭龜峰曰忠者中心也心載五常而難於中必心無不中之仁無不中之義無不中之禮與智然後謂之中此非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身能知之知之明矣賢行之篤凡處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値貧富貴賤顚沛造次之時當輔相裁成託孤寄命之任無不如中心以應之然後謂之恕忠恕有擇執省察之學故曰一貫者天道也忠恕人道也

王船山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兩己字微有分別合盡己言之則所謂己者性也理也合推己言之則所謂己者情也欲也如堯授天下於舜所性之理大公無私而順受得宜者旣盡乎己性之德乃舜之德必爲天子而後盡其用舜之情也天下臣民必得舜爲天子而後安天下之情也舜欲兼善天下之情亦堯所有之情天下欲得聖人以爲君之情亦堯所有之情推此情以給天下之欲則所謂推己者又於情欲見之也唯其如是所以說忠恕是學者事何也未至於聖人之域則不能從心所欲而皆天理於是乎絜之於理而性盡焉抑將絜之於情而欲推焉兩者交勘得其合一而推所無滯者亦盡所無歉斯以

行乎萬事萬物而甚不可貫也若聖人則欲即理也情一性也所以不須求之忠而又求之恕以於分而得合但所自盡其己而在己之情天下之欲甚不通志而成務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不須復加大賢以降其所盡之己須壁立一面撇開人欲以爲天理於其所推則以欲觀欲而後志可通矣曾子見夫子所以貫之者欲合乎理性通於情執大中而於理皆實隨萬化而於情皆順到此說誠說盡性則又成孤另而似乎以其誠以其性入物之虛以舉其實則且暗與後世撒錢索子之說相似故於其流行上以忠恕爲言然後聖道之撲滿充周理甚不得情甚不通者浹洽言之而甚

所礙要以忠恕之貫於天下而物受之者飽滿於其
性情則雖天道聖人亦可以忠恕言之而方其盡己
推己兩俱不廢以求萬事之理萬物之情則唯學者
爲然而聖人不爾
又曰聖人有欲其欲卽天之理天亟欲其理卽人之
欲學者有理有欲理盡則合人之欲欲推卽合天之
理於此可見人欲之各得卽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
同亟人欲之或異治民有道此道也獲上有道此道
也信友有道此道也順親有道此道也誠身有道此
道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也
案本注云此解樸實有味解此章者但從此求之
則不墮俗儒不入異端矣

陸稼書曰或問所謂一者夫子之意果卽指忠乎曰不然謂之指誠亦可謂之指敬亦可謂之指仁亦可忠是曾子平日所用力故指而言之假使子思聞之必曰夫子之道誠而已矣孟子聞之必曰夫子之道仁而已矣程子聞之必曰夫子之道敬而已矣朱子謂聖賢言語似各不同然未嘗不貫蓋以此也

汪雙池曰夫非從事於忠恕者眞積力久幾於會通則未易知一貫故曾子之告門人也則偕學者忠恕之事以著明夫子之道意謂可推之天下而無不合者亦不過克盡乎此心之理而無不全且夫子之道又豈有外於忠恕哉蓋忠之全者卽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恕之散者卽夫子之泛應曲當在夫子固無事

乎盡己推己之勞而忠恕功夫亦未足以盡其全體大用之妙第一貫之旨非言語所易形容而忠恕功夫則學者所嘗從事故姑即此以明之使其於忠恕而力行之焉則一貫之道亦不待外求而可以循至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朱子語類（僩錄）君子祇知當爲與不當爲當爲處便是合當如此小人則祇計較利害如此則利如此則害君子則不顧利害祇看天理當如何

又（時舉錄）君子之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爲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皆理會得故亦深好之也

又（僩錄）或曰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若佗惟其篤

好是以深喻亦得曰陸子靜說如此附陸子靜白鹿洞講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明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朱子論語或問或問均是人也或爲君子而喻於義或爲小人而喻於利何也且程子楊周氏以爲深喻而後篤好范氏以爲好之而後喻焉其不同何也曰論其所稟則有清濁之不同論其所習則有高卑之或異蓋不可以一說定也故有先喻之而好愈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亦不可以一例拘也要知君子小人之分則不可易矣若周氏所謂其失在於用心之初者其切要之言與使非其用心之失則雖所

稟之不善亦可以習而變矣然喻字之義惟呂氏之釋得之蓋心解通達則其幾微曲折無不盡矣

用詰謹案周氏其失在用心之初與象山辨志說同朱子蓋深取之

陳安卿曰義是心之裁斷而宜之理也利是利便祇是討便宜之謂凡所以行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飲食起居言動之際有一毫涉於便己自私皆利也其事雖善而有所爲而爲之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稍有萌於中是亦莫非利焉不止於名位貨財之謂此特其流之甚著見爾

汪石潭俊曰君子喻於義義其心也小人喻於利利其心也方其未形於事初未有義利之可言而其爲

體固已判矣義心天下之公本於性者也天也利心一人之私生於形者也人也故君子從天不從人

孫夏峰曰以趣所為出之疑於利亦義也以有所為出之疑於義亦利也從志趣上分欺慊不在事迹上作門面

張楊園曰事物之來君子動念便向義小人動念便向利雖在己有所不知也由其平日用心各熟一路故自故念慮之微辨之不可不早

用誥謹案此亦象山辨志之說

家慈息先生曰陸象山在白鹿洞講喻義章學者聽之悚然警惕至有泣下者可知義利嚴界為學者最要關頭夫君子小人其學業之就將心力之勤厲早

他夜思經營盡瘁無一不同然君子之爲學也究心
聖賢之道致力倫常之間事事從己身起見故知則
眞知非從博物行則力行非有近名潛修默證之中
自有欲罷不能之趣乃足謂之淡喻此其人處則不
媿詩書不媿衾影出則不負朝廷不負民物遇有國
是所關民命所繫者不憚廷諍力諫而一身之利害
不問卽至死生禍福之交不難捐軀致命以成一是
乃其喻義之究竟小人之矻矻孜孜何嘗讓於君子
然其所計者辭章之譽否聲譽之有無忍目前之苦
正以圖異日之甘矯違心之節正以冀非道之遇而
鑽營之巧迎合之工後先效尤閃倐詭變凡可以倖
功名伺意旨者無所不至乃足謂之淡喻此等人卽

令名位可就但知肥身家不知愛百姓但知取容說不忠報國家蠅營狗苟而事之不可告人寤寐不堪自問者不知幾何矣僥倖利害得喪之頃心沮氣餒患得患失雖至生平盡喪名節蕩然而猶此談道立名之身矜己笑人之口亦瓦裂塵飛而不堪迴首正其喻利之究竟學者思此直當捶心刻骨豈惟泣下數行已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鄭文相 南升 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普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汩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

察恐己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爲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

薛敬軒曰思齊內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焦廣期曰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見義不爲見其過而內自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數見字皆是人所易見者難處全在下截從責其知之不眞而不責其志之不篤行之不勇非聖人當下立言之意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朱子語類南升問此聖人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

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曰又敬不違者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其心念念祇在於此若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欲必諫遂至觸其怒亦非也

胡伯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己意也

眞西山曰起者竦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孰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閭是以寧孰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況下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

諫而撻亦起敬起孝孝敬之外豈容有它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

王船山曰幾諫者非微言不盡之謂而見微先諫之說爲允當到過之已成自非危言苦色不能止燎原之火而在幾微初見之際亟一發難收之勢可亟用其亟涕之怨則惟幾諫爲體而後下氣怡色柔聲得以爲用二者相因而益以知見微先諫之妙也見志不從一志字明是過之未成不從則漸成矣故以又敬不違之道繼之　蓋人子於親不忍陷之於惡關心至處時刻警省遇有萌芽早知差錯與己之慎獨功夫一樣細密而家庭之間父母雖善蓋覆亦自亟微不著與臣之事君勢位閒疏必待顯著而後可言

者自別故臣以幾諫則爭涉彰響其君必以爲謗己
而父母則不能且親之於己直爲一體必待其有過
乞可改則孝子之心直若己之有惡爲人攻發雖可
補救於後而已慚惡於先矣
李二曲曰易謂幾者動之微通書所謂介於有無之
閒者幾也誠察其微而豫挽之潛消默化於將萌如
是則旣不彰親之咎又無進諫之名善之善者也
用語證案幾諫精義載范呂楊謝之說皆以
爲見幾而諫朱子因用內則語注此章故不
從然未嘗以其說爲不善也
王伯申引之曰勞憂也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皆
謂憂也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謂憂而不怨

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孟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明證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相近又一證也

用諸謹案此解勞字可備一義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朱子語類（不知何氏錄）為人子須以父母之心為心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

胡伯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惟能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焦廣期曰論語文亚出者蒙師多不授讀此非也三年毋改之文上下皆言人子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下文曾子引象辭意似相發今皆不授讀卽與刪去何異乎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林次崖曰不是空空一懼便欲及時盡力以事親也故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

張楊園曰喜懼二字曲盡孝子之心此兩念不眞切必無能孝之理

汪雙池曰勸人子以及時之孝也天下無長存之父母故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養乃習而不察知親年者有幾人哉喜懼之交集如斯乃爲眞知親年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朱子語類僩錄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力於行而言之出也不敢易矣

馮厚齋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所不知可恥何哉

黃東發曰古者舉古之人以警今之人也恥者謂言或過其行則古之人以爲深恥也夫子此意正欲學者訥於言而敏於行耳蓋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四時行百物生天不待言而有自然之運化大之爲三綱五常微之爲薄物細故人亦不待言而各有自然之

準則此夫子所以歎天何言哉而謂予欲無言其有不得已而見於問答者亦皆正爲學者躬行而發凡今見於論語二十篇者往往不過片言而止言之非艱行之爲艱聖門何嘗以能言爲事今日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淡以言之輕出爲恥其形於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媿恥而不敢輕於言其見於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媿恥而不敢不勉於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矣君子小人之分決於言行之相顧與否言行之相顧不相顧又決於此心之知恥與否吾徒豈可不加警省而徒以多言爲能哉

李二曲曰古人尚行故羞澀其言而不敢輕出今人

何言故鼓捍其舌而一味從言若果學務躬修自然沈潛靜默慎而又慎到訥訥然不能出諸口時始是大進否則縱議論高妙超世總是頑不知恥

汪雙池曰慎言正爲躬行地步與其言之不怍章可對看非行不得便不言正要行得來方敢言存一恥字其於躬行必甚力矣不然則身不孝而不敢言孝身不弟而不敢言弟雖言之不出何足貴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朱子語類南升錄 問以約失之者鮮凡人須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守方少過失或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分明

朱子文集答曾擇之 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從簡而

已

胡雲峰曰不侈然以自放先要此心不放則言與行皆不敢放

汪雙池曰約者束也內束其心外束其身謹言慎行齋莊周詳謙卑自牧皆所謂約以約則鮮失敬慎不敗也若解他儉約省約徑約則天下有許多不可約之事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朱子語類南升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曰然

吳可堂仲迂曰欲猶言其用意也有德者用意能如此學者用意當如此

饒雙峰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朱子語類僩錄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

又諧錄德不孤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吉人為善自有吉人相伴凶德者亦有凶人同之是德不孤必有鄰也易中德不孤謂不祇一德蓋內直而外方內外皆德故不孤是訓爻辭中大字若有敬而無義有義而無敬即孤矣

用詰謹案自程子以下皆以易解此章故朱子辨之

陳定宇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

許魯齋曰德不孤必有鄰處事接物祇要於德性上發出不要血氣爲主旣是德性上發出則惡不善此旣善則彼善亦應惡所往而非善德不孤矣一有不善於血氣上發出則彼亦動其血氣以不善相應淪胥於凶禍而不悟也未有我爲善而彼以不善報之也感應之理如此

孫夏峰曰人患不德不患惡鄰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原是一家人學者須先識此

王船山曰一人之德或皆出而開天下之先或高蹈而不顧天下之非疑於孤矣而其出也功垂於四海其處也望重於當時信不孤矣其不孤何也自我倡之必有和之自我爲之必有成之或道高於己者猶

由信其心或志合於己者則交奬其爲或行不逮己者即企及其美必有鄰焉未有一聖人興而無羣賢之輔一君子出而無衆正之合者矣此其故非有德者所期也非與爲鄰者之期有此德而鄰之也不知其然而自無不然其天之生也有常數乎其人之相爲感動也有常理乎非達於天人理氣之幾者不足以知之則亦慎勉其德焉可也

又曰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唯行道之所得者爲不孤若祗依附襲取而無所得則直浮游於倫物之際己先不關切而聚散無恆物亦莫之應矣德在心不孤在物到此痛癢相關之處名言將窮所以陳新安用天理自然之合六字大槩說來微妙親切此與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意旨正同故朱子以小人之德反證以驗其理之同則亦大學桀紂帥暴民從之義爾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朱子語類雜錄以諫而數者是意善而事未善故特言之以警學者

陳定宇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

何北山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事君三諫不聽則有去義道友忠告不可則有止義過是若更彊聒不

置則是失之頻數取辱取疏乃其勢之必至然若未至於數而逆憚辱與疏而豫止焉則爲不盡君臣朋友之義而薄亦甚矣尤非聖人之所許也

孫夏峰曰數便是辱疏處忠臣不懼辱良朋不憚疏辱則回天挽路疏則責善挽功是以不賢數者不絕其進言之路耳

論語里仁第四　畢